基督徒望著扒在山路旁破舊十字架上的蜘蛛叫道：“耶穌又復活了。”

對基督教和其代言人而言，蜘蛛的存在意義和基督教的許多抽象道德及墮落的教條是有相同的侵略作用，至少在對存在的無知所作的殺戮上。

在這裡應該先討論存在的無知本身存在的罪惡在尚未有其他接觸時還保留有幾分乾淨。一個無知的存在在沒有沈迷於宗教的信仰時，在理論上心靈應該是保持著潔淨的，至少在他們的道德感覺上仍是高尚的，不知道這世界裡所存有的罪與愛，這種存在的無知事實上是幸福的，它不同於一般的多餘大衆，基督教的信望愛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個人的內心體驗，和別的個體之間沒有任何體驗後的交通，是獨立的、是積極的，而且最主要是個人的。

蜘蛛伸長三隻脚，對仰望著他的基督徒說：“眞理在這裏，拿去吧！”

基督教所給予人類的最高貴道德是信、望、愛，因爲基督教是我長在被壓迫的階級上，所以，那些受折磨和絕望的人民對一個信息若能允許他們把現實所拒於他們的一切都在幻想中得到投射的話，那是極爲吸引人的，因此基督便成了這種投射的反映者，而傳教士便是這信息的傳遞者，在一般人的價值觀念上，他們是有一定地位的。

至於基督徒對這三種道德的體驗是否在機構上仍是完美的便頗成問題了，因此基督在天國的地位便搖搖欲墜了。

基督教的最大劊子手便是罪的觀念，當然信、望、愛都是由此產生的。基督釘死於十字架後，人們從它那裏得到的投射不再是直接的，其間轉手皆由傳教士所替代，這些基督的代言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自然沒有基督那樣的崇高穩定，他們爲了達到基督、神、上帝之子的位置於是基督教的教義開始在他們的手中多變質基督的愛不再是單純從內心獨立、自主的感覺，而享成強制、引誘而有代償條件的價值品交換，這些傳教士自稱爲上帝的橋樑，而橫跨在上帝和人們被認爲是腐敗、發了霉的心靈，而將上帝的信息經過修飾後彌補了一些破了洞的人格。

傳教士歪曲基督對人類的愛，將它認爲是一種原罪的演變結果，傳教士踩在死去耶穌的脖子說：**人類自生下便是帶罪的，尤其是看基督被釘死於十字架以後的人們**。人們因不願救世的信息破滅，於是在引誘之下承認了自己的罪惡，也就是說教士掌握了人們的罪惡，教士基於人們畏罪的心理，於是他們爲這種心理作一種轉變，贖罪、赦罪說應運而生，所以在罪的系統裡我們可以對其詐欺的過程作以下的表解：

道德的罪→贖罪→憐憫→赦罪→審判→天國

蜘蛛望著黏在網上的獵物譏諷的說：「又是一個殉道者。」

在基督教罪的觀念中，憐憫深深的加重其腐敗性。在早先的哲學家如：柏拉圖、康德、斯賓諾沙、尼采等人都反對憐憫，因爲憐憫本身帶



蜘蛛的大前腳

・李惠龍・



著無聲無息的侵蝕性，當你對弱者行以憐憫之情時，在你內心多少冒發出一點少許的優越感，所以憐憫是會使人癱瘓的奢侈品，因此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裡便說：「拯救不幸者，不是你的憐憫而是你的勇氣」，「上帝死了，死於他對人類的憐憫。」

基督徒拉著蜘蛛的後腳乞求地說：「帶我到你們生長的地方去吧！」

基督教還有一種觀念便是遺棄世界，此種從現實的世界進入幻想中的逃避是一種對人類我個人不負責的態度，違背了個人存在的價值原則，這種觀念在無作用上和禪有N份相似，雖然兩者在出發點有根本上之差異，基督教爲了逃避而禪乃是爲了追求。

基督教最大的缺陷便是忽視個人的存在價值，抑制人性蔑視自我，它要人性在其罪或愛的陰影籠罩之下逐漸隱入，它所強調的是一個在上的個人：反科學、非理性、悲觀、消極、獨斷、非智性抽象的，在它以下不容許個人的存在，只有群體的應合，因此它所灌輸於人類的都是奴性道德缺乏奮鬥精神，所以說基督是一個沒有衝創意志的宗教者並不爲過。

其實對基督教的追求，天國是一種內心體驗，超越時間空間的界限，時間的輪迴，空間的隔離都不在我們的傳統概念中，這種體驗的代表是無所不在，至於此時的天國是否仍是一理想的樂園便不成重要了。因爲他們追求到了這種地步，可以說是以非意識的人格來意識現象，以非智性來參悟智性了，而達到大我無我、大樂無聲。在這個概念的內外已無所謂存在與否了。當然有了這些造詣不會是傳教士神學家所期望的，但是稍有智性的教徒都會在層層的黑幕看到這刺眼的光芒。

蜘蛛望著自己支離破碎的肢體痛苦地叫道：「誰來爲我舉行喪禮吧？」

如果稱上帝基督爲一個神的話，那在傳教士手中變質的一些教義應該扭轉過來，尊重自我人性，強調個人存在價值，，捨棄原罪審判觀念，而將其抽象道德具體爲眞正的正義、和平與愛。不要再讓傳教士的髒手攪混了一些個體的鮮血，否則有人會繼尼采宣示上帝的死之後淒涼的告訴你們上帝是個即將被埋葬的死者，然後自殺。

「天上會掛著許多殘缺不全的脚而讓後人拚湊想像蜘蛛的原來樣子」